

蒋元城生平及交游考

Study on Jiang Yuancheng's Life and Social Network

栾林

Luan lin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22Vol.23

故宫学刊

二〇二二年 总第二十三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蒋元城生平及交游考^{*}

Study on Jiang Yuancheng's Life and Social Network

栾林

Luan lin

内容提要：

乾嘉时期，苏州地区鉴藏名家辈出，蒋元城身在其中可谓名不见经传。学界对他少有关注，还未有学者对其人及鉴藏情况进行专门研究。但蒋元城在当时的鉴藏圈中颇为活跃，名号屡见于时人文集、题跋，从中可知其藏品颇多，精品迭出。本文拟刻意搜求蒋元城相关材料，钩稽其生平及家世，梳理他与同时代颇负声望的鉴藏家，诸如潘奕隽、陆恭和钱大昕等人的交游情况。希望通过对蒋元城其人及交游网络的全面考察，为进一步研究蒋元城的鉴藏情况做好相关铺垫。

关键词：

蒋元城 春皋 生平及家世 交游 鉴藏

ABSTRACT:

During the Qianlong (r. 1736-1795) and Jiaqing (r. 1796-1820) reigns, there were many famous art connoisseurs and collectors in Suzhou, among whom Jiang Yuancheng was not well-know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him, while no dedicated research with regard to him and his activities of artistic connoisseurship and collection has been conducted. However, Jiang was quite active in this field at that time, and his name was frequently mentioned in contemporary collected works and inscriptions, from which his extensive art collection with ample masterpieces can be revealed. This article deliberately searches for relevant materials on this collector, to trace his life and family background, and to sort out his contacts with prestigious contemporaries, such as Pan Yijun, Lu Gong, and Qian Daxin. It is hoped that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f Jiang and his network of friends can pave the way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Jiang's collection activities.

KEYWORDS:

Jiang Yuancheng, Chungao, life and family background, social circles, art connoisseurship and collection

^{*} 本文为故宫博物院科研课题“清中期苏州潘氏家族书画鉴藏研究”（项目编号：KT2017-01）的学术成果。

清代乾嘉时期，苏州书画鉴藏风气甚炽，大量名迹珍品在此辗转流通，众多鉴藏家声气相投、互通有无。蒋元城身处其间，虽声名不显，但名号屡见于时人文集、题跋，从这些只言片语中可窥其藏品颇多，其中不乏名迹。关于其人，前辈学者亦有关关注，但因资料有限，未能详考。本文刻意搜求相关材料，勉力勾勒蒋元城的生平与交游情况。因材料零散琐碎，恐非全貌，但期管中窥豹。

一 蒋元城的生平及家世

关于蒋元城的生平，除其后人在乡试朱卷中寥寥数语的介绍外，只见于蒋氏家谱。兹摘录《娄关蒋氏本支录右编》中蒋元城生平如下：“元城，曾莘子，字宗维，号春皋，元庠附贡生，特恩议叙州吏目。乾隆中翠华南巡，叠蒙召试行在。以子鹏官敕封文林郎候选国子监典簿，加三级，以出嗣子锡琳官覃恩赠修职郎高邮州学正，以出嗣孙保燮官覃恩赠荣禄大夫三品衔郎，补郎中户部山东司员外郎，加七级。生于乾隆庚午（1750）十月二十日，卒于嘉庆癸亥（1803）十月初六日，年五十有四。著有《池上书堂诗文集》《金石考》。详墓志家传。配朱氏，候选知府名继炜汉威公女，敕封孺人，覃恩赠孺人，覃恩赠一品夫人。生于乾隆辛未（1751）闰五月初二日，卒于嘉庆辛未（1811）三月十八日，年六十有一。详行述附葬查家桥父茔次。子四，锡书、鹏、锡珏、锡琳。锡琳出嗣堂弟元培为后。”¹

在时人题跋、文集中提到蒋氏，多称其为“蒋春皋”，由家谱可知，春皋为号，其名元城，字宗维。著作《池上书堂诗文集》《金石考》二书暂未觅得踪迹，恐已不存。

蒋元城有四子：锡书、鹏、锡珏、锡琳，其中锡琳过继给堂弟蒋元培。蒋元城本人仕途无大作为，经皇帝特恩议叙为州吏目，但后因子蒋鹏、蒋锡琳和孙蒋保燮表现出众而被朝廷加官晋爵。潘世璠《须静斋云烟过眼录》载：“癸酉（1813）二月六日，外舅出示赵文敏画《李太白庐山观瀑图》真迹……后为蒋春皋所得，外舅得之春皋之子霁峰者。”²写明蒋元城有子名“霁峰”，但遍查蒋氏四子，无一人名字号为“霁峰”。唯有出嗣子锡琳，字季辉，号秀峰，与“霁峰”勉强有相近之处。“春皋之子霁峰者”的记载，不知是笔误抑或另有他因。

家谱中提到“乾隆中翠华南巡，叠蒙召试行在”。清代的召试是指皇帝在外巡幸时，为招揽当地的汉族士绅，特别是下层士人而举行的考试。乾隆六次巡幸江南，每次均行召试。六次南巡的时间分别是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四十九年（1784）。前几次南巡时蒋元城年龄过小，推测他可能参加召试的时间为乾隆四十五年和乾隆四十九年，即蒋氏31岁、35岁时。考虑到家学渊源，蒋元城或在乾隆三十年16岁时便参加召试也未可知。但检阅清代官方记载³，这几次召试考取一等和二等者皆无蒋元城。再结合家谱记载，蒋氏应数次皆未中试。

清代召试由康熙开创，当时考核方式还较为随意，人数也不加控制。乾隆时，召试形成规范的考试制

¹ 《娄关蒋氏本支录右编·庚》卷六“坦庵公下六支”，上海图书馆藏本。

² （清）潘世璠：《须静斋云烟过眼录》，潘氏宣统三年（1911）印本。

³ 参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一二）卷三五七《礼部·贡举·召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第9804—9808页。

度,人数较康熙朝有所减少,且参与者门槛有所提高,很多人本身就是进士。在这种情况下,蒋元城依然以元庠附贡生的身份“叠蒙召试行在”,这不禁让人心生疑虑:为什么蒋元城可以屡次参加召试?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对召试进行简要介绍:召试需要进献诗册,由学政和督抚甄别选取,被选中后方可参加。召试考试内容为赋一、诗一、论一,由阅卷大臣阅定。考取一等者,进士、举人授为内阁中书;贡监、生员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学习行走。二等者赏给缎匹,亦有派充各馆誊录者¹。

由此可知:第一,能否参加召试,督抚和学政的甄选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第二,召试考取一等即可授予官职。由召试入仕者颇多,其中不乏身居高位者。不难想见这种特殊的考选制度对渴望入朝为官的地方士绅有着怎样的吸引力。虽然召试的初衷是为下层士人提供上升途径,但乾隆朝时,召试的人很多都选自与督抚或学政关系密切的世家望族²。

由此可以想见蒋元城所在家族的家世声望。蒋氏一族崛起于明崇祯元年(1628),时蒋灿进士及第,振起家声。从此之后,蒋家后人屡次中第,乾隆帝南巡时称蒋氏为“念书人家”³。蒋家人丁兴旺,有“五世同堂,亲见八代”之盛,为此曾受皇帝恩赏⁴。蒋家在朝为官者甚多,且相互团结,无论在苏州当地还是朝廷中都有相当的影响力。《履园丛话》记载:乾隆第一次南巡时,江南总督黄廷桂科派地方绅富承办,众人“畏廷桂势,唯诺不办”,只有“在籍翰林蒋恭棐负重望,暨其兄户部郎中蒋曰梅、弟刑部员外蒋楫、侄内阁中书蒋应焞力持不可,见廷桂侃侃议论,不稍贬损”。最后此事以黄廷桂遭御史弹劾,并被严行申饬而告终。虽然蒋氏对黄廷桂的蛮横指派不以为然,但“时蒋氏官监司、郡守、州牧、邑令者三十余人,相约助捐”,并且蒋楫“独力捐办御蹕临幸大路,计费白金三十余万两,亲自督工,昼夜不倦”⁵。蒋氏家族面对强权敢于与地方要员据理力争,并最终得到皇帝的支持,其政治势力不可小觑。而为接驾乾隆南巡,蒋氏族亲纷纷慷慨解囊,蒋楫甚至独力捐办御蹕临幸大路,也可见家族财力之丰厚。以上提到姓名的蒋氏族亲皆为蒋灿一支,都是蒋元城祖父或父亲的堂兄弟。

蒋元城的父亲蒋曾萃,重光长子,字震牧,号松泉,太学生,著有《香叶遗文诗集》。乾隆二十二年(1757),因病早卒,时年27岁,留下年仅8岁的独子蒋元城与母亲徐氏相依为命。嘉庆六年(1801),宋思仁在周茂兰《血疏贴黄稿》卷后跋:“余年七十有二,于中表弟蒋元城家得瞻《血疏贴黄》真迹,焚香盟诵,足慰数十年仰止之忱,又何幸也。余舅氏震牧公早卒,春皋幼孤,事母徐太君以孝闻。兹册而属于春皋,殆《诗》所谓‘孝思不匮,永锡尔类’者,非耶?”〔图1〕《血疏贴黄稿》卷为周茂兰所书。周茂兰,字子佩,号芸斋,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周顺昌子。周顺昌为东林党人,因魏忠贤党迫害,死于狱中。周茂兰为父鸣冤,以指血作书上奏崇祯帝。原稿因有犯忌之语,周茂兰又以舌血代墨重新拟本上报。现流传于世的《血疏贴黄稿》即未得以上呈的原稿。周顺昌案后得以沉冤昭雪,周茂兰的孝行深得后世嘉许。宋思仁

1 参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一二)卷三五七《礼部·贡举·召试》,第9804—9805页。

2 直到乾隆五十三年,官方才明确禁止官宦子弟参加召试。但这时南巡早已结束,此规定只针对之后的天津和山东召试。“所有此次进献诗赋士子,内而京堂,外而督抚藩臬,以及翰詹科道子弟,并校书议叙赏给举人,及由俊秀报捐贡监生者,竟着毋庸考试。嗣后巡幸各省,设有召试之典,即以此为例。”《高宗纯皇帝实录》(一七)卷一二九九,《清实录》第二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466页。

3 (清)余金著,顾静标校:《熙朝新语》卷一五,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25页。

4 《熙朝新语》卷一五,第220页。

5 (清)钱泳撰、孟斐校点:《履园丛话》(上)卷一“旧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17页。

跋文中以蒋元城比之周茂兰，可见蒋氏待母至孝。蒋元城这种孝行与其父蒋曾萃是一脉相承的¹。

因年幼丧父，父亲对蒋元城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蒋元城雅好艺文主要得益于祖父蒋重光。“重光，文源第四子，字子宣，号辛斋，府庠增贡生。……著有《赋琴楼遗稿》《缶音小草》《吃语集》，分纂《苏州府志》，辑有《国朝文选》《国朝墨裁》《昭代词选》《汉魏六朝唐宋元明国朝别裁诗选》行世。”²蒋重光一生颇为坎坷，屡试不第，后因身体不便无意仕途³，遂以古书自娱。彭启丰《赠奉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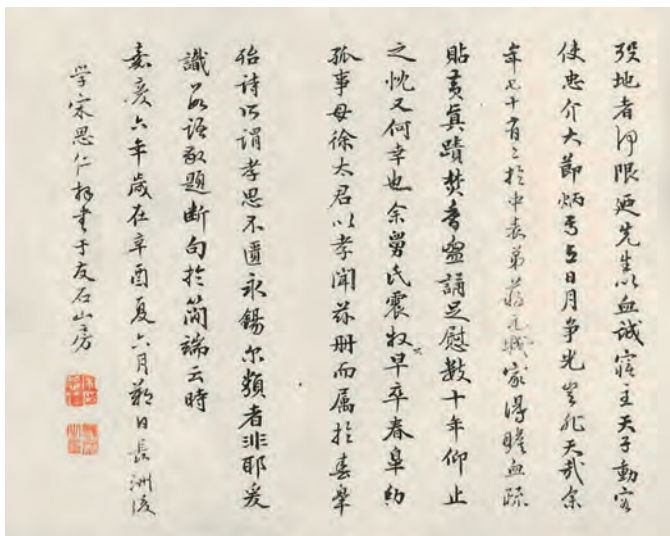


图1 清 宋思仁跋《血疏贴黄稿》卷（局部）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夫蒋君墓志铭》记其：“中年杜门，博收遗书，参互稽考，著述日益富。乾隆三十八年（1773），诏开四库馆，征四方书，时君已下世，子曾萃检君所审定秘书百种进御。天子嘉之，敕赐《佩文韵府》一部，亲制七言诗，书于所进《职官分纪》之首，美其好古，复惜其不遇。”⁴可见其藏书声名之盛。蒋重光堂兄蒋杲是蒋家同代人中另一位颇具声望的藏书家。蒋杲，字子遵，号篁亭，康熙五十二年（1713）进士，历户部郎中、廉州知府，著有《挹秀集》《于京集》。蒋杲师从何焯，家有贮书楼。彭兆荪称：“篁亭先生手校诸经史不下数十百种，类皆丹黄精谨，艺林所称，贮书楼本得者藏弃以为善宝。”⁵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中将蒋重光、蒋杲兄弟二人并列，诗云：“三径家风比杜暹，赐书高拥邨侯签。荒凉松菊图重绘，想见廉州太守廉。”⁶

蒋重光一脉虽科举不兴，但艺文传家，藏书尤其宏富。蒋重光有藏书楼名曰“赋琴楼”。蒋元城收藏的宋拓《王右军帖》、宋拓《云麾将军李秀碑》都钤盖有“吴门蒋氏赋琴楼珍藏”朱文方印，此印应原为蒋重光所有，后由蒋元城继承，是为风雅相承。

蒋元城唯一一次出现在官方记载中，是因为祖父参与刊刻的《国朝诗别裁集》而被卷入文字狱中。《国朝诗别裁集》是沈德潜编纂的清朝诗选。蒋氏家族与沈德潜关系密切。沈德潜曾为《娄关蒋氏本支录右编》撰写序言⁷，还应邀与蒋家一同重建送春会。蒋重光师从沈德潜，二人交谊颇深。仅举一例说明：蒋重光辞世后，沈德潜作《蒋辛斋传》，其中记载蒋重光临终前三日，二人在蒋重光的病榻前“道从前授经及

1 “元和蒋震牧曾萃有至性，父子宣病肢体卷曲，中夜含泪拊摩，跪中庭吁天求代，风露所侵，得湿气病，又迎医至数百里外，触炎暑、犯霜雪，如是者数载，竟以瘵疾卒。士林以其少年死孝，咸惋惜焉。”《熙朝新语》卷一三，第199页。

2 《娄关蒋氏本支录右编·庚》卷六“坦庵公下六支”。

3 “不能卧号舍片板，每次贴地，因而寒湿之气入于肌骨……躯体低昂屈曲，艰于起卧，垂十五年。”（清）沈德潜著，潘务正、李言编辑校点：《归愚文钞徐集》卷七《蒋辛斋传》，《沈德潜诗文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1711页。

4 （清）彭启丰：《芝庭先生集》卷一六，《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9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09页。

5 王文进著，柳向春标点：《文禄堂访书记》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93页。

6 （清）叶昌炽著，王欣夫补正，徐鹏辑：《藏书纪事诗（附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31页。

7 《娄关蒋氏本支录右编·甲》卷首“原序·四修娄关本支录序”。

数年来情事”，蒋重光劝说沈德潜“先生年高，宜节应酬，寡议论，恐为外人指名”¹。可见师生间关系之亲密。在《国朝诗别裁集》的刊刻过程中，蒋重光发挥了重要作用：“商榷去取……蒋生子宣之力居多。……校订舛伪，子宣……功也。剞劂之费，子宣独任。”值得一提的是，此版《国朝诗别裁集》收录有蒋元城父亲蒋曾莘的两首七律诗。翌年，沈德潜因“蒋氏刻本讹字太多”²对《国朝诗别裁集》进行修订。乾隆二十六年（1761）十一月，沈德潜借到京贺太后万寿之机，进呈《国朝诗别裁集》重订本，并请乾隆作序。未承想乾隆阅后提出严厉批评³，并令“内廷翰林逐一检删，为之别白正定”。十五年后，乾隆突然下令清查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原板是否销毁，若未销毁现在何处，命将其与刷印原本一起解送来京。此时沈德潜和蒋重光都已去世数年，接受调查的是二人的孙子沈维熙和蒋元城。

现将乾隆四十一年（1776）“江苏巡抚杨魁折奏”中与蒋氏相关的内容摘录如下：“据沈德潜之孙沈维熙及门人蒋重光之孙蒋元城等覆称……沈德潜于乾隆二十七年正月自京回籍，同其门人蒋重光各将在外原板铲毁无存，并据蒋重光之孙蒋元城呈出毁剩废板四十余块，验其两面字迹俱系铲去属实，比时原刷之书尺寸相符，皆称进呈御览删定梓行后并未复行刷印。惟蒋重光始初刻成之时所有刷印原本曾发坊肆售卖，亦有分送亲友之家，遗留在外未经收回者约有数百部……臣查《别裁集》初刻、重刻两次书板询据沈德潜之孙沈维熙及其门人蒋重光之孙蒋元城皆称板片已经销毁，并无存留，亦无删定复潜行刷印之事。惟起初刷印原本遗流在外共有数百部之多，应即细查，悉数缴毁。”⁴蒋元城面对朝廷清查，出示了初刻本铲毁的废板，并且说明没有再次刷印，只是在初刻本成书之初，曾有过售卖或赠送，因而还有数百部在外流散。因沈德潜重刻本自序写道：“南粤、西江翻刻比初次刻本错字尤多”⁵，调查的重点又转向广东、江西二省是否有翻刻板片。乾隆四十二年（1777）又有李质颖奏查缴《国朝诗别裁集》上奏，但已与蒋元城无涉，推想清廷对蒋元城的配合应该是满意的。蒋元城虽被牵扯进《国朝诗别裁集》案，但幸而此事并未进一步发酵，只是虚惊一场。现有文献记载中暂未得见蒋元城是如何在这场风波中毫发无损地脱身，但很难说其中没有蒋氏家族在背后的多方斡旋。

二 蒋元城的交友

蒋元城史传材料罕有，更鲜留下自己的墨迹和印鉴，但其名号在当时人的题跋和文集中又时有出现。要进一步了解蒋元城，唯有从当时人的只言片语中入手。这些在历史中留下的雪泥鸿爪里少有对于蒋元城本人的直接记载，而主要与其文物鉴藏事迹有关。下面将爬梳几位鉴藏家与蒋元城交友的相关记载，以期从中勾

1 《归愚文钞续集》卷七《蒋辛斋传》，第1712页。

2 《沈归愚自订年谱》，《沈德潜诗文集》第4册附录二，第2136页。

3 “披阅卷首，即冠以钱谦益。伊在前明曾任大僚，复仕国朝，人品尚何足论，即以诗言，任其还之明末可耳，何得引为开代诗人之首？又如慎郡王，以亲藩贵介，乃直书其名，至为非体。更有钱名世，在雍正年间获罪名教，亦行入选。甚至所选诗人中，其名两字俱与朕名同音者，虽另易他字，岂臣子之谊所安？且其间小传评注，俱多讹谬。”《高宗纯皇帝实录》（九）卷六四八“乾隆二十六年（1761）十一月上”，《清实录》第一七册，第251页。

4 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文字狱档》下，上海书店，1986年，第702—703页。

5 （清）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教忠堂重订本。

勒出蒋元城其人及交际往来情况的大致轮廓。

潘奕雋是当时鉴藏家中与蒋元城颇为亲近者。潘奕雋，字守愚，号榕皋，又号水云漫士、三松居士，晚号三松老人，有书斋名为松风萝月山房，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乾隆三十四年（1769）进士，授内阁中书，官至户部主事，著有《三松堂集》《三松堂书画记》。乾隆五十年（1785）乞归故里，在其后的四十余年里，“读画评诗，游心物外，怡然乐也”¹。在品鉴书画之余，潘奕雋耽于翰墨，其书画声名之高，“求者得片纸藏弃之”²。潘奕雋工诗文，诗词温厚冲和，文采风流，照耀一时。有论者言：“道光间，吴中耆旧以潘榕皋先生为冠冕。”³

潘奕雋生平寓目书画颇多，但不喜做长跋，往往只书观款，或者钤盖印鉴。蒋元城经手作品，多有潘奕雋题跋，如蒋元城所藏周茂兰《血疏贴黄稿》卷（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和《游相兰亭》即是如此。蒋氏所藏《游相兰亭》原本现下落不明，但有蒋光煦翻刻本（上海博物馆图书馆藏）存世。潘奕雋在丙之五向氏麻道崇本、中山再刻本、辛之三九江本后分别题写观款，并钤盖鉴藏印鉴“榕皋”“三松居士”“三松过眼”。其中，中山再刻本后题：“嘉庆十七年（1812）壬申二月中浣观于池上书堂，潘奕雋记。”〔图2〕“池上书堂”即蒋元城书斋。再如宋拓《王右军帖》（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潘奕雋题首：“是册向为缪氏所藏，今归吾友春皋。使转拨镫，笔锋具见，真所谓下真迹一等者，世间希有之宝也。春皋善书精鉴，故其所收皆非易觐之品。辛酉（1781）夏日题，榕皋潘奕雋。”〔图3〕对蒋元城的评价颇高。二十年后潘奕雋再题：“余从池上书堂假归，留几案半月乃归之，盖所获良不少矣。嘉庆六年（1801）夏至后七日，榕皋又识。”

现存蒋元城墨迹，就笔者管见所及仅见于明代邵宝书《陈让庵赞》册，册后有潘奕雋观款：“嘉庆二年（1797）闰月潘奕雋观于松风萝月之轩。”蒋元城题跋紧随其后，惜未能得见大图，只能依稀辨认其所书小字或为：“嘉庆……蒋元城观于池上书堂。”二人同题一作，可见他们时常同观书画，往来密切。

另有一册“宋人尺牍”，现称《宋名公翰墨册》（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潘奕雋之孙潘遵祁在《西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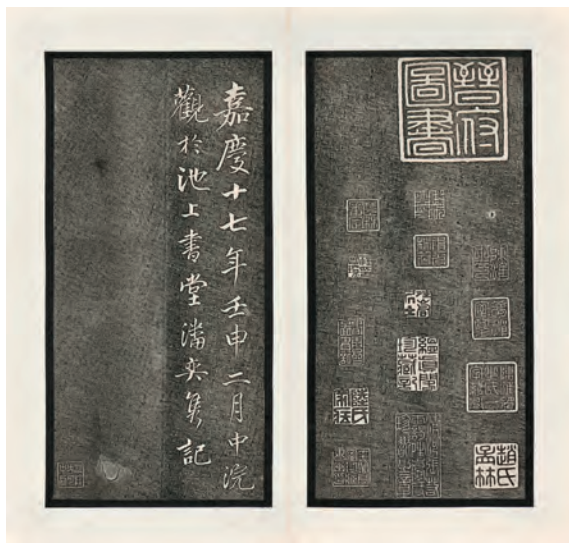


图2 清 潘奕雋跋“中山再刻本” 上海博物馆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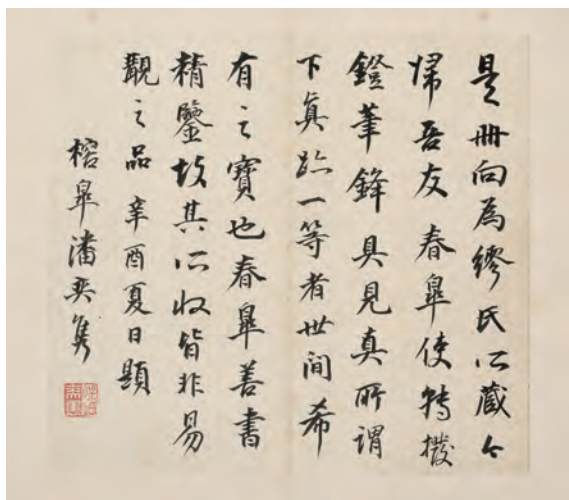


图3 清 潘奕雋跋宋刻《淳化阁帖》泉州本卷六至八集王书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1 《履园丛话》（上）卷六“耆旧”，第103页。

2 （清）冯桂芬等纂：《苏州府志》卷八三，江苏书局光绪七年（1881）刻本。

3 （清）梁章钜编著，白化文、李鼎霞点校：《楹联丛话全编·楹联续话》卷三，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194页。

集》卷二记云：“自唐模王珣外，凡十一家，为诗翰十四通。旧藏蒋氏池上书堂，屡经先大父鉴赏，道光中归余家。”¹潘奕隽在此册先后题跋七次，并且一改多做观款的作风，在题跋中或考证书者生平事迹，或品评其书法风格。张浚一页题写一百九十余字，实属罕见。蒋元城离世后，是册辗转为潘奕隽所得。潘遵祁记蒋元城还有“元人尺牋”，亦有潘奕隽题跋²。

蒋元城去世前一年，还与潘奕隽及其弟奕藻共赏王冕《墨梅》卷，“嘉庆壬戌（1802）仲春，范来宗、蒋元城、潘奕隽、奕藻同观于写十三经室。同治丁卯遵祁获观并补钤先印，时卷藏次侯刺史处，四月二十四日记”³。蒋元城离世后，潘奕隽作“沙头雨（题蒋春皋遗照）”一词，词言：“三径依然，湘帘半卷琴声杳。墨香还袅，想见幽人抱。记坐书堂，看画同谈笑。循阑绕，昨朝重到，池上秋风袅。（池上书堂，春皋斋名）”⁴追忆二人共赏书画的情景，以表哀悼怀念之情。

潘奕隽的好友兼儿女亲家陆恭也是一位著名鉴藏家。潘遵祁曾云：“先大夫侍养家居，娱情翰墨，四方之士以古今书画、图籍、碑版请质于大父者，咸侍坐获观焉。外大父谨庭先生为吴中艺林正法藏眼，先大父每至松下清斋，必出所藏相示，以是生平鉴别益多。”⁵“大父”即潘遵祁祖父潘奕隽，“外大父谨庭先生”是潘遵祁外祖父陆恭。陆恭，字孟庄，号谨庭、绿扶，斋号孝友堂、松下清斋，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举人，时已四十岁，为奉养母亲，绝意仕途。陆恭读书嗜古，精鉴赏，多收藏古帖名画，尤以碑帖为最。惜无著录存世，唯有《谨庭老人自订年谱》可略窥其生平及鉴藏。陆恭与潘奕隽关系亲厚，作为书画同好，自然与蒋元城也多有交往。

唐寅《黄茅小景图》卷（上海博物馆藏），虽题跋皆为明人，但从鉴藏印鉴“谨庭秘玩”“陆堇庭氏审定名迹”“三松堂书画记”“池上书堂”等印可知，此卷曾经陆恭、潘奕隽和蒋元城寓目。其中，“池上书堂”朱文长方印即是蒋元城的鉴藏印鉴。

陆恭和潘奕隽还曾共赏《武梁祠汉画像》拓本和宋拓《钟鼎款识》，其中《钟鼎款识》当时正在蒋元城手中。黄易《访古纪游图》册（故宫博物院藏）之《金石重盟》所绘即是此事。图上有黄易自题详述经过：“唐拓《武梁祠堂画像》，宋拓《钟鼎款识》，朱太史竹垞作缘，皆归于花山马仲安衍斋收藏。祠象今为余有，款识流转吴门蒋春皋家。余携祠象至苏，陆孝廉谨庭为借款识，同观于潘刑部榕皋松风萝月山房……余为款识题签，钱梅溪与同观诸人题名册后，以纪胜缘。黄易。”〔图4〕册后钱泳的题跋又补充了具体时间和同观诸人：“乾隆六十年（1795）嘉平朔，钱唐黄易携所藏唐拓武梁祠石室画像来吴，因假此册，并观之……是日同观者为张复纯、潘奕隽、陆恭、陆费元。钱泳识。”而六年后，翁方纲嘉庆六年（1801）题跋时，从其题写内容可知《钟鼎款识》此时已归“吴门陆氏松下清斋”，即陆恭。

陆恭所得蒋氏收藏不只宋拓《钟鼎款识》一件。上文提到潘奕隽二题的宋拓《王右军帖》（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亦有陆恭跋：“晋右将军王逸少帖一本，旧为兰陵缪氏所藏，忆乾隆五十三、四年间，吴秋

1 （清）潘遵祁：《西圃集》卷二，清光绪八年（1882）刻本，第18页。

2 《西圃集》卷二，第19页。

3 （清）端方辑，缪荃荪批注：《壬寅消夏录》卷一五，文物出版社，2004年。

4 （清）潘奕隽：《三松堂集》诗集卷一九，清嘉庆刻本。

5 《须静斋云烟过眼录》潘遵祁卷首自叙。



图4 清 黄易《访古纪游图》册之《金石重盟》 故宫博物院藏

村携以过我，因出先府君所收《淳化》初拓本相较，余家本觉逊。时蒋君春皋锐于蓄古，以不赏购之，彭居士为跋其后。泊嘉庆元春，梦楼先生寓吴，每过池上书房（春皋书斋）必索赏。”〔图5〕从帖后顾莼、陆恭题跋可知此帖后归陆恭。这在潘世璜《须静斋云烟过眼录》中也可得到印证：

“（甲戌，1814）三月二日，至孝友，外舅出示……又宋拓《右军书》一册，系得之赋琴楼蒋氏者，亦缪氏旧物。”¹再如前文提到的赵孟頫《李太白庐山观瀑图》，为陆恭从蒋氏后人处所得。

陆恭之侄陆沅也与蒋元城有所交集。陆沅，字甫元、稚松，“登乾隆乙卯（1795）江南乡试榜，候补内阁中书舍人”²。陆沅出生不到十天母亲便病逝，后由陆恭抚养成人。叔侄之间的感情十分亲厚，陆恭言及二人的关系时说：“（陆沅）视予犹父，予视之亦犹子也。”³惜天不假年，嘉庆十二年（1807），陆沅因寒热病英年早逝，年仅31岁。陆恭称其“性颖而果，爱交游，能文章，又嗜书画，一时名流俱以国士器之，乃不永年，遽尔夭折，是可悲也”⁴。陆沅性嗜书画，陆恭所寓目的蒋氏藏品中，往往也有陆沅的印鉴。如唐寅《黄茅小景图》卷中“沅”“甫元珍藏”“春雨斋图书记”即是陆沅鉴藏印。陆沅自己也购藏书画碑版，上文提到写有潘奕隽观款的游相兰亭即是从蒋元城处得来，蒋光照翻刻本上还可可见陆沅的鉴藏印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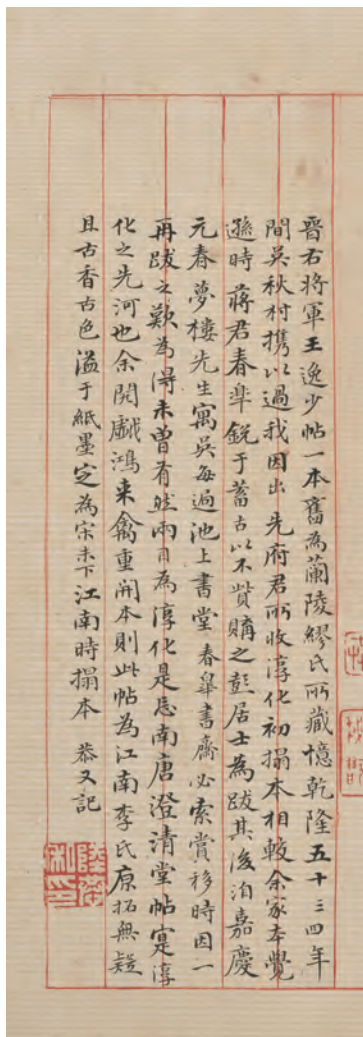


图5 清 陆恭跋宋刻《淳化阁帖》泉州本卷六至八集王书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1 （清）潘世璜：《须静斋云烟过眼录》。

2 《陆舍人甫元传》，《三松堂集》文集卷四。

3 （清）陆恭撰，李军整理：《谨庭老人自订年谱》，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1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页。

4 《谨庭老人自订年谱》，第20页。

“陆”“沉”“陆沉之印”“甫元”“甫元珍藏”“甫元秘笈”“春雨斋”“春雨斋图书记”“十七兰亭室珍藏书画印”等。

另有一位清代大学者在著述中多次谈及蒋元城，此人便是钱大昕。钱大昕，字晓征，号辛楣、竹汀，晚号潜研老人，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官至广东学政。乾隆四十年（1775）以后辞官不出，历任南京钟山、松江娄东、苏州紫阳书院院长，门下弟子甚众。钱大昕学识渊博，精通经史、音韵、训诂之学。著述宏富，有《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等，另有后人整理的《竹汀先生日记钞》。

钱大昕与蒋元城多有往来，得见其所藏金石碑版，这在《竹汀先生日记钞》卷二“所见金石”中屡有提及。

“蒋春皋携宋拓《保母砖》，卷后有姜尧章跋，极详。及元赵松雪、鲜于伯机、龚圣予诸人跋。”¹

“晤蒋春皋，观《定武兰亭》肥本，后有赵子昂《与万户亲家帖》，云是受云溪所藏。云溪未详何人，予疑是僧名，若‘噩梦堂’‘诉笑隐’之类耳。又见汉《娄寿碑》不全本，末有‘贞明二年’题字，有丰道生跋，云是无锡华中父真赏斋所藏。又有《夏承碑》，亦佳。又有李北海书《云麾将军李琬（秀）碑》两册，一云唐拓，一云宋拓，皆未可信。要是未断时拓本，亦难得也。”²

“蒋春皋以宋拓《钟鼎款识册》（共三十页）见示，中有毕良史送秦伯阳十五种。又有绍熙四年荣芭题。朱竹垞跋谓秦氏败，归于王厚之，后归赵松雪。明为项子京所藏。又归曹倦圃、朱竹垞、马寒中，有竹垞、查初白诸人跋。”³

“蒋春皋招午饭，同席陆谨庭及仲升，观游丞相所藏兰亭。一为绍兴御临及江南麻道崇本（皆向子諲刻），一为复州、九江二本，一为九江、唐安二本，一为不知所出本，皆以十、千标次。当有百本，今止得其八，而范大师本又仅存题跋耳（乃宋牧仲、汪谨堂、张晴岚）。”⁴

其中，有关《钟鼎款识册》的记载可与钱大昕《潜研堂文集》“跋宋拓钟鼎款识”条下所言“乾隆乙卯（1795）嘉平月，吴门蒋春皋携此册相示，古色古香，允为希世之宝”⁵相互参照。

而《云麾将军李秀碑》还见于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嘉庆元年（1796），予从吴县蒋上舍元城斋假得未断本两册，尚存八百余字，神采焕然，洵希世之珍。但经装界之后，颠倒错乱，不能寻其句读。而碑首‘唐故云麾将军左豹韬卫翊府中郎将辽’十六字，后题‘天宝元载岁在壬午正月丁未朔’，字尚完好。”⁶蒋元城有两册《云麾将军李秀碑》，其中一册上还有钱大昕题跋“予访此碑未损本四十年未得，前岁始于蒋氏池上草堂，同榕皋、芝岩诸君摩挲此两本，诧为希有。兹复从春皋假归书斋，展玩旬日，乃知北海妙处全从羲献得来，正不在袭优孟之面目也。嘉庆丁巳（1797）四月廿日竹汀居士钱大昕识”。

在传世蒋元城旧藏中，另有周茂兰《血疏贴黄稿》卷后有钱大昕题跋：“少读尧峰文，即知端孝先生血书贴黄稿尚在天壤间，荏苒五十余年，蒋子春皋携此册到书院，始得拜观……时嘉庆二年（1797）岁在丁巳

1 （清）钱大昕著，陈文和主编：《竹汀先生日记钞》卷二，《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第8册，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560页。

2 《竹汀先生日记钞》卷二，第560页。

3 《竹汀先生日记钞》卷二，第561页。

4 《竹汀先生日记钞》卷二，第563页。

5 《潜研堂文集》卷三二，《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第9册，第512页。

6 《十驾斋养新录》卷一五，《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第7册，第410—411页。

八月丁酉朔，嘉定钱大昕谨题于东壁东塾，婿瞿中溶、许荫堂与观。”〔图6〕

上述记载中，钱大昕虽未言与蒋元城的私人交谊，而多品评蒋氏藏品，但二人往来实多。他们之间未有文物交易，但蒋元城很多重要藏品都曾经钱大昕寓目，计有《娄寿碑》、《夏承碑》¹、《定武兰亭》（后有赵孟頫《与万户亲家帖》）、《游相兰亭》、宋拓《保母砖》、《云麾将军李秀碑》两册、宋拓《钟鼎款识册》和周茂兰《血疏贴黄稿》卷。钱大昕遇到爱不释手的作品，如《云麾将军李秀碑》也会从蒋氏处借来“展玩旬日”。

钱大昕获观蒋氏藏品时，潘奕隽、陆恭也不时一同赏玩，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曾载：“蒋春皋（元城）曾购藏定武真本，千金，不轻出。后又得游丞相所藏兰亭十卷，损五百金，爱若奇珍，此宋拓无可议者。然游公标题共百余种，高宗临本刻甚甜俗，不足观，他亦平平。蒋特设消寒会，延钱竹汀师及潘榕皋农部、汪心农部郎、陆谨庭孝廉，共赏玩累日，咸以流传有绪。”²蒋元城举行消寒会，邀请钱大昕、潘奕隽、陆恭和汪穀共赏《定武兰亭》和《游相兰亭》。结合前文所述，此中诸人应就是蒋元城书画碑版鉴藏圈的主要参与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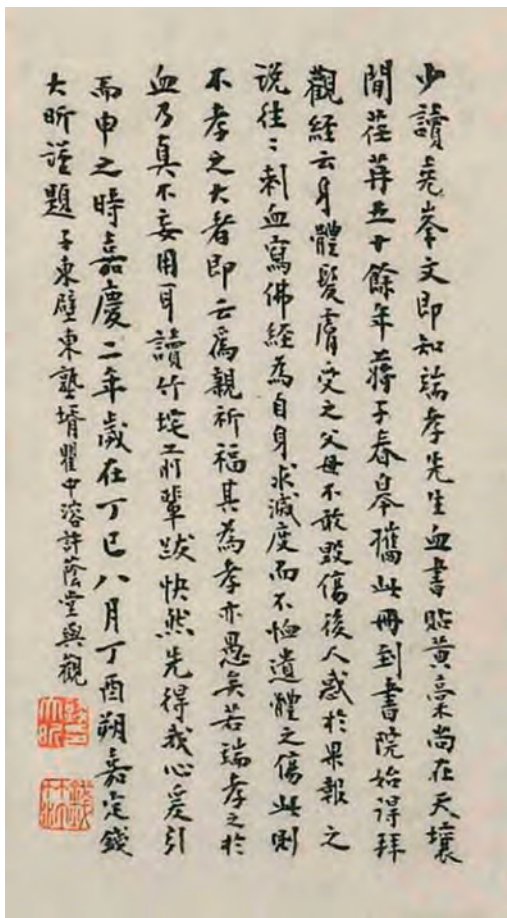


图6 清 钱大昕跋《血疏贴黄稿》卷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三 余 论

蒋元城出身苏州名门望族，他所在一脉虽科举不兴，无显宦名臣，但依凭家族声望屡次参加召试，惜限于本人能力，科考和仕途皆无所作为，无怪乎生平宦迹史传无载。唯一在正史中出现，是被卷入《国朝诗别裁集》案中，所幸并未受牵连。蒋元城受祖父影响雅好文艺，与当时颇负声望的鉴藏家，诸如潘奕隽、陆恭和钱大昕等多有往来。在鉴藏圈中有“善书精鉴”“锐于蓄古”之称。

值得注意的是，与通常的士绅雅好文艺不同，蒋元城并非单纯的收藏书画碑帖，所收藏品有时也会转手

1 本人在《蒋元城鉴藏考述》（《书法丛刊》2022年第3期）中，误将蒋元城藏《夏承碑》定为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本，其应为上海博物馆藏本。具体论述如下：钱大昕论及的蒋元城藏本得自蒋韵涛，其副页上有蒋韵涛题识：“乾隆壬寅年（1782）得于娄门顾氏，韵涛记。”并钐有“韵涛秘玩”印。据其上“孙桢之印”“孙氏仲墙”“孙桢私印”三方鉴藏印鉴，推测其在明代或为孙桢所有。此本在清代经何焯、顾樾、蒋曾荣、蒋元城、徐懋、顾沅、潘祖荫等递藏，现藏于上海博物馆。钱泳所云是对《娄寿碑》的跋语，指出《娄寿碑》在明代与《夏承碑》同为华夏所有。华夏旧藏《夏承碑》至清代由杨绳祖、何焯、陆恭、李宗瀚收藏，后由利氏北山堂捐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感谢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陈硕先生的指正，感谢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秦明先生的帮助。

2 （清）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丁卯（1927）南陵徐乃昌影印本，第5页。

售出，如陆恭得其宋拓《钟鼎款识》、宋拓《王右军帖》，陆沅得其《游相兰亭》。毛庆臻在提到蒋元城购藏定武真本时，云“千金，不轻出”，也是一证。同时，蒋元城鲜在所藏作品上做题跋或钤盖印章，又没有专门的书画著录流传，关于他所寓目的作品、藏品的聚散和交易情况研究难度颇大，笔者另有专文详考¹。

让世家大族得以显赫兴盛的高官巨富往往会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在这些喧嚣背后也有很多像蒋元城这样默默无闻的族人。他们虽未能在科考和仕途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凭借祖荫，嗜古精鉴，收藏颇多。对他们的研究，往往囿于记载有限，不能像对大鉴藏家的考察那样丰富深入，但也应该认识到：正是千千万万像蒋元城这样名不见经传的鉴藏家，与那些地位成就看似高耸入云的鉴藏家一道共同织就了乾嘉时期苏州书画鉴藏的盛景。对蒋元城的研究更可以让我们看到在当时鉴藏盛景中不被关注而又真切存在、没有那么耀眼但又鲜活生动的普通鉴藏家的鉴藏世界。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研究室]

1 栾林：《蒋元城鉴藏考述》，《书法丛刊》2022年第3期。